



鹰击长空

杨大群 著

鷹 击 长 空

楊 大 羣 著

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

1964年·沈阳

內 容 提 要

本书共收入作者反映空軍现实生活的短篇小說十篇。其中《鷹击长空》《空中“坦克”》歌頌了抗美援朝时期我空軍战士的英勇頑强的斗争精神；《长天火种》等反映了空軍部队一代新人的成长；《春到石島》頌揚了海島战士以艰苦为荣，以海島为家的革命精神；《飞行大队长的妻子》描繪了饒有风趣的軍官家屬生活。

鷹 击 长 空

楊 大 群 著

☆

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（沈阳市大西路二段同心东里12号）辽宁省文化局书刊出版业登記証出字第3号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4 1/8印张·83,000字·印数：1—80,000 1964年12月第1版
1964年1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10158·417 定价(5)0.28元

目 录

老部长.....	1
將軍和士兵.....	13
长天火种.....	25
空中“坦克”	43
鷹击长空.....	53
剛到連队.....	73
指導員.....	78
新到的雷达手.....	87
春到石島	100
飞行大队长的妻子	115

老 部 长

我在老部长身边工作十几个年头了。最近他要調到北京去工作了。在他身边工作总感到有依靠。每件事他都要告訴你一遍甚至二、三遍；你要再做錯了，他会严厉地批評你一頓。有个同志校对一份党内文件，老部长告訴他至少要校对五遍以上。老部长公出到火車站还打回电话来，对那位同志說：

“今晚你要早点睡，明天早晨脑筋清醒了，再仔細校对一遍。”等他从部队回来，一进办公室就对那位校对的同志說：“你是个党员，拥护党的決議，可你校对党的文件怎么坚持不下去呢？結果还漏掉一个字。”原来他下去在部队里看到了这个文件，接着他說：“同志，咱們党在創造惊天动地的事业，党的每一个号召，在群众中都有深刻的影响，每一个字都很重要！”每逢我校对一个文件时，就很自然地想起那一字之錯的故事……有时在我脑子里总是这么想：自己象一棵小树似的，党把我栽培成材，老部长他就象是个澆水、鋤草的老园丁一样，勤勤恳恳地培养着我們青年一代，我們从他身上汲取了許多宝贵的东西，改造着自己的世界觀，在他的培养下，我們逐漸成为名副其实的战士。

老部长孜孜不倦地学习，每讀一遍毛主席的著作，都記筆記，写心得。他在延安抗大学习时記的筆記，如今还好好

地保存着呢！他曾講过，鬼子“扫蕩”时为了輕装，他把爱人从家乡很不容易捎来的衬衣送給人了，但却把这份筆記背在身上行軍作战。現在他有时同时把几个筆記本摆在桌子上，你看吧，同一篇文章已經記过五次筆記了。他笑着說，那时候水平真低，毛主席的話领会得不深，怨不得工作沒搞出成績来。老部长現在每逢分配我們工作时，总指定叫我們讀毛主席的某一篇文章，要精讀数遍。他十年如一日地关心着我們的工作、学习、生活，什么事情他都过問。我去年請了两个月創作假，住在家里写东西。他对我說：你的家和群众同住一个院，大人孩子吃的穿的不要特殊了。特殊，对群众影响不好。要帮助你爱人洗洗衣服，做做飯，要打掃公共廁所、扫扫院子……別看这是些生活小事，但在群众中却影响很大，这是每个解放軍应自觉遵守的紀律！

我被下放到連里去当兵，听說明天早晨老部长就要到新的崗位去工作了，我特地請假赶回来看他。走到第六幢宿舍，見窗下那块园子收拾得很整洁，向日葵在园子四角，仰着圓盘大臉朝着抹着彩霞的夕阳微笑，肥大的叶子上染着薄薄一层柔和的金紅色，西紅柿搭着很齐整的架子，留籽种的主根柿子，紅里透黃，看着誘人，还用布条系着，怕熟透掉下来摔碎了。紧貼窗口的丁香树四周戳着秫秸，豆角爬滿了架。……这个茂盛、丰碩、熱鬧的小园子，是老部长亲手耕种起来的。我們的老部长干起庄稼活来真是个行家。我边想边走进宿舍，見老部长倒背身坐在他小女儿英子的对面，正低头校对这一期报纸清样，那只粗大的紅鉛笔橫豎地画着。面前放的还是他那根銅杆烟袋，只是那粗布烟口袋换了个皮

烟口袋。

小英子一抬头看見了我，叫道：“爸爸，叔叔来啦。”

老部长放下手里的紅鉛筆，头一句話就問：“你这个兵当得怎么样呀？”

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，只是干笑着沒言語。想到他要調走，我心里热辣辣的，不象往常那样随便。

接着老部长問我：“連队‘三八’作风学习情况怎样？”我向他汇报了連队的学习情况。他不时拿起紅鉛筆点点报纸，爽朗地大声笑起来，过了一会說：“贯彻‘三八’作风，干部带头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干部的一举一动战士都要学习的。”

我和老部长足足談到十一点三十分。最后我感謝老部长这些年来对我的教育和指导。

老部长拍了一下我攤在桌面上的手說：“我是部长，应当帮助同志很好地为人民服务，再者說我也是个党员，帮助同志这是时刻要尽的义务！”

公共汽車入庫了，他叫我騎他的自行車回家。我說腿走习惯啦，反正明天星期天。最后他握住我的手囑咐我要多給他写信，要多談思想。我走出一百多米远了，他大声对我說：“走有路灯那一面，別走过站。”他知道我有时想問題，走错过路子。

这一路上我一直思念着老部长。……

一九五〇年我从学校参加了志願軍，被分配到长城部工作，当天住在招待所里。第二天早晨剛剛吃过早飯，小通訊員把我領进一間屋子。

我一听說是見老部长，不免心里有点緊張，臉有点发热，脚步頓了一下。我慢步走进屋，屋子里很清潔，办公桌上除了笔墨紙張之外，还有一个黑粗布的烟口袋，上边压根五寸来长的銅杆烟袋，一只敲破了口的瓷碟盛着烟灰，桌角上扣着两个洁白的茶碗。这屋里的一切一点都不使人感到特殊，于是我的心平靜下来。抬头看見迎門站位中年人，身穿黃軍装，腰扎牛皮帶，年紀有四十多岁，一見面就使人感到老部长是位既严肃而又可亲的人。

他握住我的手說：“我叫江春！”听口音他是湖南人。又談了几句話之后，他說：“我了解你喜爱看小說，写过文章嗎？”

我一听把臉臊紅了，因为对我來說这不是个优点。在学校时我爱看小說，甚至着过迷。有次我被赵树理的《李家庄的变迁》吸引住了。正赶上学期末考地理，我一边答卷，脑子还在小說里轉。实在耐不下性子了，看看答的卷子够六十分，心想：及格了。交了卷，就回到宿舍看小說去了。后来每学期鉴定总是要写上：看小說多，看政治书少。

老部长看我紅着臉，他說：“看小說不是个坏事。不过，不爱学政治可是个大缺点哪！政治是一切工作的灵魂。搞写作不关心政治，迟早非犯錯誤不可呀！也写不出来好作品的。这次根据你的爱好，組織上分配你到部里編稿子，还可以写写小說呢！”

我一听脑袋轟了一下，看来我是念了几年书，当个文化教員勉强还能应付工作；要是动笔杆，可真有点胆虛，就凭

我这两笔字也拿不出手哇！我没学习过这行，那怎么能行呢。

老部长看着我說：“办份报纸不是你我两个人的事，还有许多同志呢，常言說得好，人非生而知之。本领都是学来的呀。”

我也不好意思再强调干不了这行工作了，硬着头皮干吧。我现在想起写第一篇稿子的事来了，那篇标题是《記文化教学展览会》。想起来还怪害臊的呢。憋得我满头大汗，把稿子写出来送给老部长审阅，老部长放下正叼在嘴里的铜杆烟袋，用笔指点着我写的开头那段：“蔚蓝色天空，飘浮着几朵棉花瓜似的白云。……”

老部长看着我的脸說：“我记得那天是阴天呀！”

其实我也分明記得前天就是个阴天。我不好意思地說：“开幕第一天，晴天会給人一种精神爽朗的感觉。”

老部长和蔼地說：“这是一篇报道，讀者要从你这篇文章里，了解展览会的面貌，得到概括的印象。展览会的丰富多采的内容，会使人兴奋，会推动人們更好地工作。你那‘晴天’两个字，我看不会增加精神爽朗的，反而会給这篇稿子戴了一頂‘不真实’的帽子。”他接着又說：写通訊报道，時間、地点、人物非得真实不可。还說我这篇稿子形容詞太多，各館的实际数目字沒有記全；最后說只有漂亮的口号是說明不了問題的。总之他覺得这是篇华而不实的稿子。最后这句话是結論。

我紅着脸又回到展览会重新改写这篇稿子，一直到快排版时才赶写出来，忙着去找老部长审阅。他不在办公室，秘书說他去直屬团听高小班語文教学去了。我給老部长打电

話，他說：“你是按照我畫紅杠的地方補充的嗎？”我說：“是呀！僅僅變動了一些。”他說：“先排版吧，夜里我看清樣。”據我猜想，他工作那麼忙，哪里還有更多的時間去審閱清樣呢！大概這篇稿子也不會有大問題，就把稿子送到印刷廠去了。

等報紙一拿到手，我第一眼就先看我那第一篇作品；一看頭尾改動很大，主要是把我寫的認為展覽會中有缺點和不足之處改動了。我趕到展覽會門口，見一位老同學正在那里值班，他指着報紙上那篇稿子說：“唉呀！我的天，為了你這篇大作，部長深更半夜來看展覽會，足足看了兩個小時！”老部長為我這篇稿子下了多大工夫呀！心想：首長又是通宵未睡呀！

當天下午，老部長把我找到他的辦公室，用紅筆指着我的原稿說：“要記住，一個記者的眼睛要從現實看到未來，要從今天看到明天，甚至更遠才行。新生事物的缺點，是暫時的，前進中的。一個革命者看問題的立腳點是非常重要的。”接着他跟我談了談思想改造問題，要我好好地學習學習唯物論辯證法。並且當場給我選了毛主席幾篇文章，叫我反復地讀，要寫讀書心得。果然過了半個來月，他要查看我的筆記。還算好，這次我的確寫了心得。他看過之後，橫豎地加了许多小批，並且說我對好多地方理解得不全面，讓我再讀。

我第一次下連隊，是和老部長一起去的。我很高興，帶上三個筆記本子，要多多地撈回點材料來。一出發他叫我脫下皮鞋，換雙布鞋，還拍拍我的背包。一下火車我要給老部

长扛背包，他很麻利地背起背包笑着说：“走吧，走吧。”我看得出他的意思是：走吧，过一会儿见高低。走在路上他不住嘴地给我讲着路旁庄稼，哪种庄稼先熟，哪种庄稼要镰趟几遍，原来庄稼活计他很内行。……走着走着我是先冒热汗，接着就两条腿沉重，可是老部长布鞋底擦着地皮“卜卜”地走得很轻松。我擦把汗工夫，他就拉下我一段路。他几次要扛我的背包，我红着脸死死地抓住背包带不放手，抢步往前头赶。走一段路总是他先提出来休息，我虽然还固执地往前迈出几步再停下来，可心里想：歇得真是时候啊！半路上一条独木桥拦路，桥下水不深，水底下大粒沙子闪着光，可是，水流得很急。我用眼打量这根独木桥，搭在岸上的两头太短了，我比老部长身体分量重，踏上去怕桥擎不住。再看河里旋水渦渦，旋得我眼眩。这工夫老部长象走平地似地“登登”走过去了，他立时又回身，放下背包，见我用脚尖试探着不敢迈步，于是走过来，慈祥的眼光看着我，伸手搀住我的胳膊说：“小伙子，走独木桥心要坚决，脚放准，身子稳，目标正前方。”接着他说，抗日时期黑夜摸日本鬼子的炮楼，鬼子围着炮楼子挖了几道拦路沟，里面灌满了水，可是我们扛根木头往沟沿上一担，几十人都是脚尖一点冲身跃过沟去，真象脚尖都长了眼睛一样，因为大家一看见那块日本的膏药旗，在我们头上飘，满腔的愤怒就使得我们当时谁也不顾脚下的沟深沟浅啦。……我听着心就跳得不那么急了。低头一看脚下，正好是最后一步迈过了独木桥，我脸热辣辣的。心想：独木桥呀，独木桥，你是要了我的好瞧。老部长点上了一锅烟抽起来，他一路也没走出汗，可是现在额角

上却渗出了汗珠。

我和老部长到了連队，老部长很快地就和战士们打成了一片，成了个最受欢迎的人。他和战士挤在一起睡，夜里給战士们盖被子，关窗户；他叼着小烟袋和战士挤在炮陣地的掩蔽室里开会、談心，他那爽朗的笑声和战士的笑声那么和諧；吃飯时，战士甚至把肉盛在老部长的碗里，用菜埋上，可他夹出来又放在战士的碗里；敌机一来，老部长先到各炮看一看，然后往陣地中央一站，真比那四門炮还重似地压住了陣脚。而我呢，一到連队就端着筆記本子四处捞干貨，挑选打动人心的材料，可是怎么也填不滿我的稿子，草稿写完之后，我自己也觉得除了华丽的詞句之外，只能打个通順的批語。当时我对老部长还有点意見，象他那样和战士攪弄在一起，象大海捞針，能組織成稿子嗎？可是适得相反，老部长亲手写出的稿子，受到了部队的热烈的欢迎，是一篇有血有肉、有灵魂、有生命力的好文章。……事过好多年之后，我才真正有了認識：象老部长那样才真是投入了火热的斗争生活中，才能真正理解人，才能理解事物的发展規律。

老部长是个严厉的人，他工作学习都是一絲不苟的。每天一来报纸，他必定要用那管粗大的紅鉛笔，把內容提要画上紅圈。說真的，最初，每次开部务会，有些同志对最近国内外大事心里沒个底，都不敢先到部长办公室，更不敢坐在部长的身边，因为随时他都会被考問：《人民日报》昨天头版头条重要消息是什么呀？在工农版我們又提出什么新的措施和号召呀？如果答不上来，他会严肃地提出批評，然后限你一

定時間讀完。他說：“《人民日報》是人民的聲音，黨的聲音，每篇文章都值得好好學習。身為宣傳幹部，不讀，不學習你怎么領會和執行黨的決議呢？”日久天長我們都養成了讀報的習慣，甚至都作內容摘要，對自己工作學習幫助很大。

日子過得真快呀！在黨的不斷教育下，幾年工夫，我不斷報道部隊消息，整理材料，慢慢地能寫點東西了。自己還認為寫得不錯，能拿得出手去了。有些嘴快的人叫我为“作家”（當然不是真作家），自己心里還有點甜絲絲的呢。有天出早操，老部長看見了我，他說：“昨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，廣播了你的小說。”

“是呀！”沒等他說完，我就高聲答着，周圍好多同志都聽見了。

老部長神情嚴肅地說：“廣播電台給你改了一些地方，我邊听邊和原稿對照。人家工作可真細致，這叫對工作負責。你沒有想一想改動得有道理嗎？”

我不加思考地說：“我听是听过，不过，我沒注意他們改動的地方！”可是，我感到有點傷了自己的自尊心。

老部長說：“他們改動的地方，更通俗，更口語化了，這是為了使廣大群眾更容易領會。這是你學習的機會。看來這是小事，實際上却是一個如何為群眾服務的問題。驕傲這種東西會使人退步！上班的時候，你把我畫過的本子拿去看看，就知道了。”我見有好多同志看着我抿嘴笑。我明白那是在我的思想中正在滋長着一種使人退步的東西——驕傲。我敏銳地發覺老部長他這是批評我呀。

說來，可真够自愧的，昨夜我坐在收音机旁，以孤芳自賞的态度听着自己的小說，哪里想到虛心地听听人家改动的地方呢！不过我心里很不得勁，尽管老部长批評得十分对头，也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不客气地批評呀！也不給人留点面子。如果你办公室里，比这再狠地批評我一頓也沒意見。一連几天我見人不敢抬头。說实在的，象这样的批評过去有过几次，但那时沒有这种不自然的心理反应。大概那时笔杆子不硬吧！可是現在笔杆子又硬在哪里呢！的确这次批評是刺到了我的痛处，有时自己也意識到行动有些出軌。过去每发表一篇稿子，总是手捂着紅笔，研究許多不足之处；可是近一个时期，每发表一篇稿子，把贈来的刊物寄給知心的同志，或者是寄給在大学当講師的同学，求他們給提提意見，其实是向他們夸耀自己一番。經過老部长这次批評，我慢慢地察觉出来，老部长批評得对呀！当然是很痛，但使自己嗅到了思想深处滋长着一种可耻的东西——驕傲！象老部长这样的批評，实际是耐心的帮助，热心的培养！

整风一开始，老部长就給我指点出来，他說我很驕傲，这使我不能很快进步，这样下去就毁灭了自己。主要根源是个人主义名利思想，叫我深刻地檢查，痛下决心改正錯誤。

我在党和同志們的帮助下，深刻地檢查了自己，認識到了錯誤的严重性。

运动结束后，我要到部队去鍛炼，临走那天晚上，我特意赶到他的家，他給我講了很多事情，他說一个同志看他立場站得穩不穩，那就看他听党的話的程度。事事要听党的話，听毛主席的話，要靠近領導，多向組織汇报自己的思

想。到部队后，指导员、連长就是你的首长，要多找他們談心。

我到連队以后，每月一定要收到老部长的来信，总是叫我如何在斗争中改造自己的思想，要和战士同吃同住同劳动，要从思想上和他們打成一片。

我們部里青年小伙子多，大家都得到了老部长的关怀和培养。他眼看着我們一天天地成长起来。他的一举一动，一言一行都在影响着我們，都是我們学习的榜样。

有天夜里一点鐘，值班員把我叫醒，說老部长从宿舍打來電話。我一边穿衣服一边想，深更半夜打電話干什么呀，有什么急事呢？我一拿起電話机子，老部长第一句話就問我，下期報紙上印刷机沒有？我說明天早六点开印。他說某师的支援地方春耕的劳动日数字，需要找原单位再核对一下。我听着電話随手扯过桌上的日历，記上了这件事，准备明天挂電話。忽听老部长說，要立刻核对，天明他出发，要把清样定下来。我便停下笔来。我好象看見老部长坐在桌前，那盞坐灯扣着紅罩，他披着大衣，喝着开水，叨着銅杆烟袋，輕輕地敲着烟灰，粗大的紅鉛筆在清样上画着。……我和对方叫通了電話，对方也是剛睡醒，說明天再把数字轉告过来。我說：“同志，部长正在审閱清样，就等着核对这个数字！”那个同志一听这話哟了一声，接着說：“部长还没睡！好，我立刻去找有关的人核对。”等我把数字核对好，打電話給老部长，他笑着問我：“天气冷沒披上件衣服嗎？”我問：“部长你呢？披着衣服沒有啊？”我倆在電話里同声笑起来。我虽然身上披件单衣服，但一点也不覺得冷，深深

被老部长那种为党工作的精神所感动。当我回到屋里，才知夜已深了，有些寒意。

躺在床上，我长久地沉入回忆里。我觉得在自我改造的万里路途上，仅仅迈出了第一步。衷心地感到党最爱青年人，但党从来不溺爱青年人。象老部长那样指正我们缺点的人，才是真正爱我们的人。党是我们的严父，也是我们的慈母。

老部长对我的培养和无微不至的关怀，正体现了党对广大青年一代的培养和无微不至的关怀。我深深地感到：我们生活在毛泽东的时代是多么幸福！

將軍和士兵

太陽壓上了西山尖，燒得半边天通紅。

軍政治委員呂守清將軍，一個人徒步從機場回到了招待所。警衛員齊家榮早就把小火爐生旺了，一進屋熱氣直撲臉。政委今天很愉快，他說今天走走路、擦擦飛機，覺得身上輕鬆，這陣就是有點口渴。

齊家榮趕忙泡茶。茶葉漂在水皮上，還沒等落到杯底，突然，“叮……”桌上電話鈴急劇地響起來。政委拿起耳機子啊啊地應了兩聲，推開杯子站起身來自言自語着：“好狡猾的家伙，妄想趁日暮黃昏鑽空子！”他忙催促警衛員要車子，立刻趕到機場去。

齊家榮剛拉開房門，還沒等左腿邁出門坎又聽政委說：“不要去啦，來車了！”

“汽車來啦！”齊家榮也叫着。政委耳朵真靈，果然一輛車子向招待所這個方向駛來，他站在門外等着，車子駛到近前，便大聲地問：“去機場嗎？”

“呂政委嗎！我是趙參謀。”車子立刻煞住了，正是來接政委的。

齊家榮夾着大衣趕上來，問道：“政委，我也去嗎？”

政委披上大衣頭也不回地說：“不用去啦！要把爐子看